

味儿太冲了

从将军府回宫后，姜虞终于没忍住，叫下人去打听了姜嫣葬在哪里。

据下人说，姜嫣死后的好几日才被人发现。当时是有下人闻到她屋子里一日比一日臭，才终于把门锁打开，结果一进去就看见姜嫣的身体挂在房梁上，已经烂得生了虫，和之前几天从窗口塞进来的饭菜一样腐败发臭。

姜嫣的尸体已经烂得不像样，姜夫人看着她的尸身哭得差点背过气去。她本想把姜嫣入土为安，但又想起姜嫣自小害怕虫子叮咬，怕土里的虫啃食姜嫣的尸骨，于是忍着剧烈的臭气把尸体上的蝇虫挑了下来，又派人烧了整间屋子，让姜嫣腐烂的尸骨随着烈焰一起湮灭。

姜虞听完后就看着窗外发呆，然后把那朵绢花放在了匣子里，让人把匣子埋去了城郊月老庙后的榕树下。

榕树是小时候姜嫣带着她一起种下的，听去埋东西的宫女回来，说，那棵榕树已经长得郁郁苍苍了。

宫女说完，见她有些恍惚，于是小心翼翼问：「娘娘，您不去看看吗？」

姜虞回过神来：「不去了。」

她不会去的，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再去看那棵郁郁葱葱的榕树。

她见那宫女还在旁边小心翼翼站着，于是又笑着指自己的脚：
「脚有伤，不能多动。」

她回宫后，脚上的伤其实就开始恶化流脓了，身上也有大大小小几处擦伤，这几天都按着太医的叮嘱不能洗澡碰水，只是让婢女给她擦擦身。

宫女闻言，立马要扶她：「对啊娘娘，您脚上有伤，快去坐一会儿，怎的还站在这？」

姜虞摇摇头，屏退了她，又继续看着窗口出神。

她身上有点痒，手臂上因为几天不洗澡起了点小小的红疹，于是时不时还轻轻抓一下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突然听见主殿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就见温怀璧带着一群小太监进了殿。

她站在角落里，温怀璧没看见她，伸手指了指屋子里的床使唤程吉：「把这些锦衾都烧了，然后把艾草点了，整间寝殿都熏一熏。」

程吉点点头，立刻燃了好几个大炭盆，然后手脚利索地就开始把床上的被子床单往下面掀，还一边使唤其他的小太监四处屋子里熏艾草。

温怀璧被艾草的气味呛了一下，掩鼻转头，就看见姜虞站在他面前。

他皱眉：「你从哪蹦出来的？」

姜虞也捏着鼻子，瓮声瓮气，阴阳怪气：「从棺材里蹦出来的。」

她做了个鬼脸：「看见你急不可耐要把这些被子床单烧了给我去地底下用，气活了！」

温怀璧干咳一声：「谁要给你去地底下用？」

他目光落在她手臂上的红疹上，打趣道：「你看你这么久不洗澡都臭成什么样了，我住在耳房里都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。」

他回宫后这么些天没去泽君殿其他宫室里住，一直都住在耳房里，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他看见她手臂上的红疹，刚才下朝问了太医，太医说是太久不曾沐浴，如果脚伤还没好全，可在屋子里熏艾，再把寝具衣裳换成全新的。

姜虞挠了挠手臂，哼哼唧唧：「你以为我不想洗？」

她正说着，旁边的程吉突然走过来了，手上捧着一本《三从四德》呈给温怀璧：「陛下，这书要烧吗？」

温怀璧似笑非笑看着那本书：「哪里找到的？」

程吉头垂得更低，道：「刚才在娘娘枕头下翻到的。」

温怀璧轻笑出声，伸手拿起那本《三从四德》，一边翻一边道：「你没事看这些酸老头子写的迂腐玩意儿做什……」

话没说完，他声音突然顿住了，就见书里赫然写着几行大字

「娘子命令要听从，娘子出门要跟从，娘子指挥要服从。」

他掀起眼皮子看了姜虞一眼，然后继续翻页，把第二页的内容念了出来，声音凉飕飕的：「娘子花钱要舍得，娘子打骂要忍得，娘子心事要懂得，娘子训斥要听得。」

他直接合上书，把书塞给程吉：「烧，烧干净。」

程吉不敢忤逆温怀璧，战战兢兢把书往脚边的炭盆里扔。

姜虞伸手还想抢那本书：「别啊，我写了好久.....阿嚏！」

她正说着，结果闻见炭盆里书页焚烧混着烧艾草的气味，直接打了个喷嚏，然后小小声嘟囔一句：「这味道闻着怎么这么熟呢？」

温怀璧怕她烫伤，把她手腕攥住不叫她再靠近炭盆：「写什么写？我都没叫你读《三从四德》，你倒是转过头来给我.....」

「给你？」姜虞打断他，语气愤愤，但眼睛却亮晶晶的，「谁说是给你写的，我上面写的是娘子，谁是你娘子？！」

「你.....」温怀璧脱口而出，伸手点了点她的额头，然后又突然干咳一声转了口，「你胆子大了，嗯？」

姜虞直接把他手甩开了，转身就要走，结果不小心一脚踹上了炭盆。

她立刻甩了甩脚腕，「嘶——」

温怀璧急忙扯了她一把，然后蹲下身把她脚捧起来，掀开罗袜和纱布就要看她的伤口。

姜虞见屋子里都是太监，把脚往外抽：「你干吗？」

温怀璧没松手，掀开纱布看了看她脚踝，见她伤口已经结了痂，脚腕也没那么肿了，于是道：「结痂了，明日是不是可以洗澡了？」

姜虞把脚腕抽出来：「你.....你干吗？」

温怀璧把她胳膊拎起来往她鼻子上凑：「你自己闻闻，再不洗澡就要生虫了。」

姜虞直接把他一推，闷闷不乐地跑到一边数银票去了，中间温怀璧来和她说过几次话，她都别过头去没搭理他。

到了夜里，她浑身痒痒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好一会儿才忍不住悄悄起身，然后蹑手蹑脚去了耳房里。

她悄悄凑近温怀璧，见他闭着眼，于是小声嘟囔：「你就嫌弃我臭是不是？」

她轻轻坐在他身边，手腕凑到他鼻子上：「熏死你，叫你嫌弃我！」

温怀璧睫毛颤了颤，嘴角往上扬了一点点。

姜虞见他没动静，又过了半天，她也觉得无聊，于是准备起身回去睡觉。

她一个姿势坐得太久，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，一个没站稳就直接「啪唧」一下跌回了温怀璧床上，手正好按在了温怀璧胳膊上。

她尴尬地舔舔唇，抬起手准备跑，结果一抬眼就正对上他的眼。

他攥着她的胳膊，勾唇轻声问：「姜虞，你大半夜跑到我床上干什么？」

姜虞立马闭上眼：「梦游。」

温怀璧起身：「我刚才听见你说，你要熏死我。」

姜虞睁开眼，紧张兮兮往后退了一点：「你听错了。」

温怀璧不置可否，身体前倾，凑近她一字一顿道：「我怎么觉得你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嗯？」

姜虞和他离得太近了，借着窗外的月光甚至能看清他根根分明的睫毛。

她莫名觉得有点渴，舔了舔唇：「你别瞎说。」

温怀璧眼里笑意满溢，又凑近了些，但没说话。

姜虞感觉屋子里空气有点稀薄，她呼吸都急了，胸膛里好像有只小鹿不知死活地乱撞。

她和他对视，见他眼中笑意灼人，又紧张地移开眼四处乱看，就瞧见窗棂上树影晃动，而他和她的影子贴在一起，就印在窗户上。

她立马闭上眼，深呼吸，想摸摸自己发烫的脸，但不敢。

半晌，她听见温怀璧轻声道：「姜虞。」

姜虞不敢睁眼，死死咬住下唇：「干吗呀？你.....你不会想吻.....」

温怀璧突然伸手抵在她唇畔：「嘘。」

姜虞吞了口口水，也不敢说话了。

她的身体好像都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，无处安放的手死死抓住了床单。

她眼睛闭着看不见，但其余的感官却更敏锐，能感觉到近在咫尺的呼吸，能听见屋外大风呼啸。

突然，她感觉到自己的头顶被人拍了拍。

她茫然地睁开眼，正对上温怀璧的笑眼。

温怀璧指腹蹭了蹭她发烫的脸颊：「姜虞，明天洗澡吧，味儿太冲了。」

姜虞：「……」滚！啊——！

她脸上热意未消，直接气哼哼把他的手给拍掉了，然后「腾」一下从床上爬起来回了主殿。

第二天，她早早起床去洗了澡，把自己洗得香喷喷的，每一根头发丝都洗得干干净净，散发着香气。

中午的时候，她心不在焉用筷子搅着碗里的饭，一口也没吃。

温怀璧见状，问道：「饭不合口？我叫厨……」

姜虞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：「我现在不想和你说话，你离我远点！」

温怀璧拿着筷子的手顿了顿：「你……」

姜虞直接捂住耳朵，转身跑出去了：「不听！」

她在宫里兜兜转转半天，然后跑到蓬莱池去了。

她叫侍卫给她取了鱼竿，然后开始钓鱼，把蓬莱池里的鱼钓上来再放下去，放下去再钓上来。

钓了放，放了钓，鱼都被她玩累了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她把鱼竿放下了，然后拿了盒鱼饲料一粒粒往池子里丢。

她扔下一粒饲料，小声念叨：「喜欢我……」

池子里的鱼很快就凑到一起抢食，然后又很快散开。

她又扔下一粒饲料，又喃喃：「不喜欢我.....」

池子里的鱼又聚在一起抢夺那粒饲料。

她就这样丢了一下午的鱼饲料，傍晚的时候，盒子里的饲料只剩下最后一粒。

她将那粒饲料捏起来扔进池中，气闷道：「不喜欢我！」

程吉一直跟在她后面，哭笑不得道：「娘娘，这可作不得数。」

姜虞又很小声道：「什么作不得数？他就是不喜欢我，我都爬床了他居然.....」

程吉没听清：「娘娘您说什么？」

姜虞闷闷不乐扭头看他：「你知不知道陛下以前总宠幸哪几位娘娘？」

程吉低着头不敢说话。

姜虞又道：「除了李承欢，李承欢天天读《三字经》，不作数。」

程吉「哎哟」一声：「娘娘，陛下就喜欢您一个人呐！」

姜虞往湖里扔了颗石子：「你别睁着眼说瞎话，我问的是他喜欢谁吗？我问的是他以前爱翻谁的牌子！」

程吉腿都软了，还是不说话。

姜虞指了指湖里的鱼：「快说，不说把你踹下去喂鱼。」

程吉哭笑不得：「娘娘，陛下从前翻的都是李婕妤的牌子，其余的就只翻过一次刘美人的牌子。」

那次温怀璧被李承欢哭烦了，随手翻了个牌子，翻到刘美人，结果刘美人一进来就柔柔弱弱冲温怀璧抛媚眼，温怀璧叫人把她眼睛直接蒙上了，让她坐在椅子上背《大邺七言三千首》，刘美人背了一晚上，嗓子冒烟，一周没说出话来。

姜虞闻言，又用力丢了颗石子进湖里：「刘美人？就是那个天天穿白衣服，柔柔弱弱的？」

程吉点头，准备帮温怀璧解释一嘴：「娘娘不必担心，陛下那次翻.....」

姜虞没等他说完，直接站起身来：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回去吧。」

她说着，就回了泽君殿主殿，然后换了套白色的飘逸纱裙，在头上别了朵白花，最后拎着一篮子桃酥去了归燕台。

程吉见状，急忙劝：「娘娘，陛下吩咐了不让任何人.....」

姜虞扭头看他：「嗯？」

程吉干笑一声：「没.....没什么，娘娘您请。」

姜虞畅通无阻进了归燕台，隔着个屏风就捏着嗓子娇滴滴喊：「陛下——」

温怀璧没听出她的声音，头都没抬一下：「朕不是说过别放任何人进来吗？」

程吉在门外缩缩脖子，不敢说话。

温怀璧听见没声了，这才抬起头来，一打眼就看见姜虞一身白站在他面前。

他手上的笔顿了顿：「你不冷？」

姜虞眨巴着眼睛摇摇头。

温怀璧直接把旁边的大氅罩她身上，然后继续低头批公文：「中午不是不愿理我吗？」

姜虞把大氅又给脱下来甩到一边，磨磨蹭蹭走到他身边，把他手里的笔给抽走：「陛下陛下，您看看臣妾嘛！」

温怀璧后背突然凉了一下：「怎么了？」

姜虞往他怀里拱，伸手拿了一块桃酥凑到他嘴边：「陛下尝尝这个嘛，是臣妾亲手做的呢。」

温怀璧喉结上下滚了滚，见她不安分地在他怀里乱扭，于是微微发烫的大掌按在她腰上：「别闹，我不饿。」

姜虞直接把桃酥塞进他嘴里，笑眯眯问：「好不好吃呀？」

温怀璧吞下桃酥，终于忍不住抬手摸了摸她的额头：「你哪里不舒服？我给你叫太医看……」

姜虞轻轻拍了一下他胸口，打断道：「陛下惯会开玩笑的，臣妾能有哪里不舒服呀，您以前不就是喜欢臣妾这个样子吗？」

温怀璧反握住她的手，把她手包在自己掌中：「谁告诉你我喜欢这样的？」

姜虞楚楚可怜地眨眨眼，然后撒娇：「你以前不是翻刘美人的牌子吗？哼，你就是喜欢这样的。」

温怀璧似笑非笑：「程吉告诉你的？」

屋外的程吉突然觉得脖子发凉。

姜虞摇摇头，答非所问：「怎么了吗？难道臣妾演得不像吗？哼！」

温怀璧突然笑了，点了点她额头：「怎么，你演刘美人做什么？不会是为了让我喜欢吧，嗯？」

姜虞对上他眸中笑意，耳朵一热，然后整个人像被烫了一样从他怀中弹起来。

她当场罢演，别过头道：「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爱演谁就演谁，你喜不喜欢关我什么事！」

温怀璧要扯她袖子：「不是，我……」

姜虞直接往旁边一闪，气哼哼拿起桃酥就走了。

她红着脸和耳朵回到泽君殿，翻了几页闲书，见外面天色暗了，于是直接把闲书一扔，整个人埋进被子里睡觉了。

温怀璧回来的时候坐她旁边和她说话，她蒙在被子里装睡不理他，等他回耳房以后才又探出头来，但还是辗转反侧睡不着。

她目光一直往耳房那边看，脑子里乱糟糟胡想——

她就是喜欢温怀璧，但温怀璧喜欢她吗？

她觉得温怀璧是喜欢她的，但是偏偏这么久以来，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喜欢，好像他对她所有的好都是真实的，又都像一场幻梦。她得不到他亲口承认，很害怕梦什么时候就醒了。

最是朦朦胧胧，最是惴惴不安。

她伸手摸了摸自己额间的疤，又转了个身。

她还是觉得温怀璧喜欢她，他不碰她莫不是因为不行？

她得再试试！

她拽着被子又胡思乱想了一会儿，终于鼓起勇气起了床，然后蹑手蹑脚往耳房走。

分明是很短很短的一小段距离，她却轻手轻脚走了很久，终于磨磨蹭蹭到了耳房外面，见耳房门关着，她又小心翼翼推开了门，慢吞吞走到温怀璧身边。

她看着温怀璧的睡颜，深吸一口气，手落在衣带上。

突然，温怀璧翻了个身。

她吓了一跳，惊弓之鸟似的扭身往回跑，然后捂着发烫的脸扑到了自己床上，连耳房的门都忘了关。

她蒙住了头，好像听见不远处的耳房里响起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。

第二天，她又给自己做了一整天的心理建设，等到入夜时分又偷偷摸摸下了床，蹭到耳房外面。

她伸手要推耳房的门，却发现门反锁了！

她咬了咬唇，气哼哼回床上睡觉去了，等早晨吃完饭才忍不住问他：「你房间为什么要锁门啊？」

温怀璧放下筷子，装模作样道：「我昨天起床的时候发现门开着，还以为屋子里进鬼了。」

姜虞口不择言，愤愤道：「你才是鬼！」

温怀璧起身凑近她，敲敲她的脑袋：「你反应这么大做什么，我也没说这只鬼是你。」

说罢，他直接出门上朝去了，等到很晚才回主殿。

此后一连几日，他起得越来越早，回得越来越晚，好几天加起来统共也没和姜虞说上多少句话。

日复一日，最后一点点秋天终于过去了。

入了冬，万物凋零，大邺宫中也冷冷清清，安安静静。

冬日里总是刮风，干燥的北风一日赛一日冰寒，呼啸个不停；天上的灰云好似也一日比一日厚重，就那样积在天幕上，好像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姜虞被冬日萧瑟又压抑的气氛感染，心中竟也一天比一天不安。

她总想找个机会和温怀璧说话，可温怀璧这些日子却完全不见人影。

她去问程吉，程吉却说温怀璧每晚都会回泽君殿，只是她睡得早起得晚，没碰着温怀璧。

时间又这样过了几日。

这天，温怀璧夜里回到泽君殿，殿中已经熄了灯，黑漆漆的，没一点光亮。

他先前每日睡觉前都会蹑手蹑脚地去姜虞床边看看，看看她睡着没有。

但今日，他刚要往姜虞床边走的时候，脚步却顿住了。

最终，他只驻足在原地看了一会儿床前的幔帐，然后转身进了耳房。

他像往日一样要给房门上锁，手落在门锁上的时候却突然又停了一下，然后他笑了笑，把手放了下来，没再给房门继续上锁。

他怕吵醒姜虞，于是也没叫人来服侍自己，脱了衣服就往被窝里钻。

突然，他感觉到一丝不对劲——

被窝里是热的！

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被子里突然伸出一双胳膊，直接就把他给搂住了。

他浑身一僵，侧头看去，就见姜虞睡眼惺忪看着他。

她把他搂得更紧，小小声道：「你回来得好晚啊，我等得都快睡着了。」

她这话说得顺畅，嘴也没瓢，其实她窝在被子里磕磕巴巴演练了一晚上。

温怀璧捏了捏她的手：「怎么睡在耳房里？」

姜虞蹭了蹭他：「这本来就是我的房间呀。」

温怀璧顺手摸摸她的发丝：「那你睡在这儿，我去外面睡。」

说完，他起身就往外走，甚至没转头看她一眼。

姜虞撑起身子拽他手腕，猛地一个用力把他拽回床上：「不准走。」

温怀璧又坐起身准备走，语气温和：「乖。」

姜虞咬咬下嘴唇，直接一个翻身整个人骑到他腰间，然后伸出两只胳膊圈住他的脖子：「都说了不准走。」

温怀璧按着她腰的手发烫，喉结上下滚了滚：「胡闹！」

他深吸两口气，平复了一下胸腔内躁动的火，放缓了声音道：「下去，我有点累。」

姜虞脸很烫，直接埋头在他脖颈间佯装淡定：「我不。」

她今天特地只穿了一件很薄的亵衣，又故意往他身上贴，两个人离得很近，几乎是肌肤相贴着，连身上的温度和热意都能传到对方身上。

温怀璧动了动腿，掩住自己胯间顶起的那处。

他平复一下呼吸，哑着嗓子问她：「怎么了？今天有人惹你不开心了？」

姜虞点点头：「有。」

温怀璧拍拍她的后背：「谁惹你不开心了？明天我教训他。」

姜虞突然张嘴咬住他的肩膀，狠狠地咬，咬出血了才松口：
「你惹的。」

温怀璧不说话了，按在她背上的手紧了紧。

姜虞不管他，又轻轻舔了舔他肩上被咬出来的伤口，感觉到他身体绷直了才停。

她含含糊糊道：「温怀璧，你好几天没和我说话了。」

温怀璧呼吸滚烫，语气却平缓：「这几天公务繁忙，实在抽不开身。」

姜虞仰起脸看他，和他对视，逼问道：「其实你没告诉我，李家要逼宫了是不是？」

温怀璧手指轻轻盖在她眼睛上：「总要有这一天的，他们不想坐以待毙，就趁着还有余力的时候赌一把。」

他下巴抵在她头顶，含含糊糊道：「我有把握，你放心就是了。」

姜虞又问：「那你说，你晚上为什么锁门？」

温怀璧没想到她话题跳得这么快，愣了一下。

姜虞不等他说话，就凶巴巴道：「对，我就是开你房门的那个鬼！」

她动了动胳膊，两只手按住他的肩，一用力把他从坐起的姿势推成仰躺在床上。

她还分开腿骑跨在他精壮的腰间，居高临下看他：「你是不是怕我吃掉你啊？」

温怀璧对上她的目光，失笑：「我会怕你？」

姜虞捏他脸：「那你就是怕你自己忍不住爬我的龙床！」

温怀璧抓住她的手：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」

她又问：「那你今天为什么又不锁门了？今天不想爬我床了？」

温怀璧喉结上下滚了滚，没说话。

姜虞突然俯身凑近他，鼻尖抵着他的：「所以你今晚不锁门，意思是允许你的爱妃我过来。」

温怀璧哭笑不得：「我允不允许有什么用，你自己先一步就过来了。」

姜虞睁着眼在黑夜中和他对视，眼睛亮亮的：「因为我未卜先知。」

她伸手撩起他的发丝，贴在他耳边道：「让我再预言一下，你明天要把我送走，对不对？」

温怀璧抓着她腰的手骤然收紧：「你——」

「我？我怎么知道的？」姜虞打断他，伸手开始扯他的衣服，「我前天去归燕台外面蹲了一会儿，听见的。」

她把他衣服扯开，露出他半片肌理分明的胸膛，微凉的手指在他胸膛上肌肉的轮廓间划动：「我答应了吗？」

她眼睛里热热的，视线也变得模糊，声音里极力压制着情绪：「我好像没答应过吧。」

温怀璧没说话，伸手蹭了蹭她的眼眶，把她要掉不掉的眼泪擦干净了。

她攥住他的手，头埋在他颈间，眼泪掉得更凶：「我没答应过你，所以你不能送我走。」

温怀璧拍了拍她的背，还是没说话。

她又咬他一口，拔高声音：「我说了你不能送我走，你听见没？」

温怀璧沉默许久，终于哑着嗓子开口道：「听见了。」

姜虞眼泪这才停住，伏在他脖颈间又哭又笑，然后手上一个用力，直接把他亵衣给扯开了，露出他精壮的腰腹和胸膛。

她舔舔唇，闭着眼不敢看他：「那.....那我现在要吃掉你了。」

温怀璧呼吸粗重，但躺在床上没动作，声音里有笑：「好。」

姜虞有点手忙脚乱的，眼睛不敢往他身上看，另一只手放在他腰间迟迟不敢用力扯他的亵裤。

她呼吸急促，耳朵发烫，最后索性闭上眼，俯首下去要亲吻他的唇。

她和他很近了，鼻尖贴在一起，两个人呼吸间的热气都缠得紧紧的。

她吞了口口水，鼓起勇气终于要往他唇上贴。

突然，她脖子上猛地一痛！

她惊愕地睁开眼看温怀璧：「你.....」

她眼前却渐渐被一阵浓黑吞噬，意识逐渐不清，嘴唇翕动着，却没力气把未完的话说出口。

温怀璧看清她的口型了，她余下未尽的话是：「你骗我。」

他抬手轻轻把她眼角的泪花蹭掉：「抱歉。这世上没有必胜的仗，若是胜了我会接你回来，」他另一只手替她理了理衣服，哑声道，「若是败了.....」

他突然收声，垂眸看她，没再继续说下去。

她眼睛好像在动，睫毛抖个不停，好像在努力睁开眼。

他阖目，俯首轻轻在她额间疤痕上落下一吻：「司天监说今年冬天会下雪。」

他的声音渐渐轻了下去，到最后几乎被屋外的风声盖了过去：
「我还等着陪你看今年的第一场雪呢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